

資治通鑑補正

寶治通鑑補正

資治通鑑補正

增

補

許

解

光緒壬寅
季冬校印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正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一起元年盡二年項羽之分天下王諸將也王沛公於巴蜀漢中曰漢王王怒欲攻羽蕭

太祖高皇帝上之上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張晏曰諡法無高以帝功最高而為帝之太祖故特起此名焉在位十二年

未元年冬十月古有三正子為天正周用之以十一月為歲首且為地正殷用之以十二月為歲首夏為人正夏用之以十三月為歲首秦水德謂建亥之月為歲首故崔浩之言遂刪去此條然此事不獨漢書有明

正始以寅為歲首至於今因之五星聚於東井文通鑑因後魏書高允崔浩之言遂刪去此條然此事不獨漢書有明

此事原昭著於漢人之耳目班固及齊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符即降軹道旁

客甘公或無據而云然也故補之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符即降軹道旁

盟也今綴分條是也應劭曰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治問盟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

為信羣下乃避之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漢傳國璽沈約曰高祖入關得秦始璽藍田王

璽蟠虎紐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後代名傳國璽史記正義曰天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

封璽志林曰傳國璽自六璽之外天子凡七璽符說文曰信也韋昭曰符發兵符也師古曰符諸所合符以為

契者也周禮地官之屬有掌節鄭元註云節猶信也符者所執之信三禮義宗曰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為旌幢

之形韋昭曰節者使所執也釋名云為號令賞罰之節也師古曰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將命者持之以

為信徐廣曰軹道在霸陵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漢宮殿疏曰軹道亭東去霸陵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

觀四里觀東去霸陵水百步括地志軹道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施中軹音紙幢音牀將或言誅秦王沛公

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屬付也屬吏者付之

賈誼論曰秦孝公據崤函之固崤山在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初窺周室有席卷天下

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

要言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

有孟嘗田趙有平原昭楚有春申黃歇魏有信陵無忌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竄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

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後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

百萬之眾仰關而攻秦秦地高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遠巡而不敢進與宋衛中山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

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

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八胡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

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短曰敲長曰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

林畧郡百粵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墮音灰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

銳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鋋音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

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者言誰能奈何我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

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以甕為桶以材能不

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史記曰范蠡相越滅吳乘舟浮於江湖止於陶變姓名自謂陶朱公

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富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宋公富往而問街馬米公告之曰子欲速躡足

富當畜五特乃適河東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以富興於猗氏故曰猗頓特音自躡足

行伍間而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而響應贏糧而景

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崑崙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

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鈹於鉤戟長鎡也鈹音鐃謫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

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絮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曰招舉也秦國周職方雍州之地早既破六國乃舉起音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六合天地般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

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音墮

班固贊曰周歷已移仁不代母周以木德王漢以火德王木生火是周乃漢之母也今漢不剪周卻似漢之仁思不忍代周者然故曰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并

兼天下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始皇既沒胡亥極愚驕山未畢復作阿房誅斯去疾任

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竟

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楚猾已屠關中真人翽翽上素車輿組

率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河決不可復

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依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

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

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

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將為富

家翁邪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馬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

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縞素有喪之服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

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

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

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凡言抵罪按次第也堵牆堵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

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

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之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項羽既定河北率諸

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使屯戍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作惱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

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

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奈何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

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霸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班志縣屬宏農郡師古曰今穀州縣括地志新安故城在洛州渑池縣東一十二里或說沛公曰秦當十倍天下地形強聞項羽號章邯為雍王王關中今則

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已而項羽至關

關門閉關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

公欲王關中今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

萬在新豐鴻門新豐縣本秦驪邑高祖七年方置史以後來縣名書之孟康曰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下阪

口名也姚察云在新豐古城東末至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門是也水經註今新豐古城東有阪

長二里餘新豐通南北洞開有同門汰謂之鴻門孟康言在新豐東十七里無之蓋指縣治沛公兵十萬號二十

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

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周禮賦祀氏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即後世所謂望氣者也晉天文志天

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或氣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楚官有左項羽季父也素

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

去不義不可不誨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料公士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

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嘗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張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羽因留沛公與飲項羽項伯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坐范增數目項羽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玦如環而有缺增舉以示項蓋欲其決意殺沛公也項羽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若汝也師古曰凡言為壽者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盾所以蔽身者也軍門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撞擊也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羽瞋目視也頭髮上指目眦盡張裂眦目際也項羽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羽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其上拔劍切而啗之啗音淡項羽曰壯士復能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

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

已出項羽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

為刃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鴻門去霸上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樊噲夏侯嬰斬彊紀信等四人

持劍盾步走從驪山下道芷陽間行趣霸上班志京兆霸陵縣故芷陽也文留張良使謝項羽以白璧獻羽王斗與

亞父沛公謂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吾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聞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

枵約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王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項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

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羽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王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

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虛烹亞父者范增也○嘆音帝又音哀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屠數日項

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掘始皇冢發之以三十萬人穿近內機發弩射外人莫敢近久之箭盡乃得入

運物三十日不能窮附錄其後收兒亡羊入其鑿持火羽又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

望附錄高祖入秦庫珍寶不可言其尤異者有方鏡人照之則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

即知病所在女子有邪心則胆張心動始皇以照宮人胆張心動者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併將以東後

不知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國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毀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

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羽聞之烹韓生項羽使人致命懷

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何以得專主約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

伐秦然身被堅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藉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

之諸將皆曰善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游即流也言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

史記曰長沙郴縣志郴縣屬桂陽郡蓋高祖定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文穎曰史記貨殖傳

天下方分長沙為桂陽郡也○郴且林反音琛

郡為西楚霸王以東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長沙豫章為南楚羽欲都彭城班志彭城縣屬

故自稱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師古曰孟說是也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楚國史記正義曰徐州縣正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議解又惡負約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還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

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巴蜀漢中秦所置三郡地也班志南鄭縣屬漢中括地志南鄭縣今梁州者乃古褒國秦得未蜀以前先取之漢中乃金洋均房等州六百里是也秦得蜀中乃分南鄭以隸之而置郡而三

馬南鄭與漢中為一自此始春秋楚人巴人滅庸即今均房兩州地班志漢中郡治西城今金州上庸郡是也而三

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班志扶風槐里縣周曰大邱韓王所都也秦曰

秦欲廢周故曰廢邱括地志廢邱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一十里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勸章邯降楚故立欣為塞

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章昭曰塞在長安名桃林塞史記正義曰桃林塞今華州潼關師古曰取河華之因為

縣唐復舊年秦獻公所城櫟陽故城在今雍州櫟陽縣屬為邱括地志漢七年分櫟陽城內為萬年縣隋改為大興

書以抵故高事得已所謂有德於梁也補註櫟陽今萬年鎮故城在西安府臨潼縣北五十里櫟音樂立翳為翟

王王上郡都高奴高奴縣杜佑曰延州春秋白翟之地漢為膚施高奴縣屬今鄭州有高奴城括地志延州城即漢

延水為名董翳都高奴今金明縣是補項羽欲自取梁地乃從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班志平陽縣瑕邱

註高奴故城在延安府鄜州城東五里項羽欲自取梁地乃從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班志平陽縣瑕邱

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括地志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

周之地秦莊襄王以為洛陽縣三川守治焉後漢都雒陽改為雒漢以火德忌水故去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

洛傍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忌也水得土而流上得水而柔故除佳而因以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

司馬印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印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各國內都朝歌故殷都也而因以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

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治襄國括地志邢州本漢襄國縣秦置三十六郡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

又分邢二縣宋白曰趙王歇都襄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班志當陽縣屬南陽九江應

地理志九江在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史記正義曰九江即壽州楚自陳徙壽春號曰鄢秦滅楚於此置番君

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郴城在黃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

郡功多因立教為臨江王都江陵臨江孟康曰本南郡漢改從燕王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故無終子之國班志無

經注蒯城西北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都即墨齊將田都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項羽方渡河

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史記正義曰博陽在濟北班志太山郡盧縣濟北王都豈博陽即此地邪余據濟北有博關博陽蓋

在北關田榮數負項梁又不冒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亦不封客多說項羽曰

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且為王餘不可以不封羽不得已聞其在南皮班志南皮縣屬渤海郡關驪曰章武有北皮亭故此云南指地志南皮故城在

滄州南皮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等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

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誅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

眾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雍翟塞為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

就國以何為丞相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

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先是諸侯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兵各就國項王使卒三萬人聽命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戲音麾各就國項王使卒三萬人

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程大昌者著雍錄曰以地望求之關中南面背碭南山其地理志秦中縣屬漢中郡師古曰秦中言居褒谷之中括地志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山李

有微徑可通漢中者唯子午谷在長安正南其次向西則駱谷此蝕中若非駱谷即是子午谷張良送至褒中地理志褒中縣屬漢中郡師古曰褒中言居褒谷之次向西則駱谷此蝕中若非駱谷即是子午谷

文子曰褒谷在褒城北南谷曰褒北谷曰斜同為一谷自褒谷至鳳州界一百三十里始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

通斜谷斜谷在鳳翔府郿縣谷中褒水所流穴山架木而行補註褒中今漢中府褒城縣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

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師古曰棧即關也今謂之關道蓋架木為之且示項羽無東意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以

田都為齊王大怒五月榮發兵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不令之膠東市畏項羽竊亡之國榮怒六月追擊

殺市於即墨自立為齊王是時彭越在鉅野有眾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濟北秋七月越擊殺濟北王

安榮遂并王三齊王之地三齊謂齊及濟北膠東也又使越擊楚項王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張耳之國陳餘益怒

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乃陰使張同夏說齊王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

善地徙故王於醜地今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擊常山復趙王請以趙

為扞蔽齊王許之遣兵從陳餘項王以張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櫟侯

陽都已殺之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不班志武帝元封六年置臨淮郡淮陰縣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

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

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以水擊漂竟漂數十日信甚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

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因眾辱

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跨下改正跨史記作是信熱視之俛出跨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

渡淮信仗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

未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如清曰連敖楚官左傳楚有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滕公即夏侯嬰初從

高祖為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王王拜以為治粟

都尉班表治粟內史秦官掌粟貨都尉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

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即亡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

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

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

中無所事信必欲舉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

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

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

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

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備考史記無辭字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

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

嗜噍叱咤噍音發怒氣也叱音發怒聲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

語嘔嘔和音好貌也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利敵忍不能予蘇林曰手弄角此所謂婦人

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

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

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滅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劉氏曰用東歸之

敵無不敗散也貢父曰何不散者言義兵無敵諸侯之兵無不離散以散也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殺降諸侯至

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鄲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

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

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

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曰師分而署置之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春秋釋例

日襲班志故道屬武都郡括地志故道今鳳州雍王章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又敗班志陳倉屬扶風唐之

在今縣東南四十三里奉天縣界好時故城是也李文子曰在今鳳翔天興縣界時音止走廢邱漢王遂定雍地

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於廢邱而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以迎太公

呂后於沛項王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賈音王陵者沛人也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沛公微時兄事陵及起兵

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冒從沛公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

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仗劍而死

項王怒烹陵母項王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班志吳縣屬會稽郡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

不敢東又以齊王田榮反書遺項王曰改正通鑑原文有齊梁反書今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

擊齊燕王廣不肖之遠東賊秦擊殺之并其地是歲以內史沛周苛為御史大夫班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制宰相應劭曰侍御史之

率故稱大夫項王使趣義帝行其羣臣左右稍稍叛之

二年冬十月項王密使九江衛山臨江王擊義帝殺之江中陳餘悉三縣兵與齊兵共襲常山常山王張耳敗

欲走楚齊客有甘公者說耳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於東井其占曰當以義取天下漢入秦可謂能義矣楚雖彊

後終屬於漢耳乃走漢謁漢王於廢邱漢王厚遇之陳餘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

趙王韓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張良聞項王殺韓王成即自韓聞行歸漢漢王以為成

信侯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王如陝鎮撫關外父老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漢王

以韓襄王孫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信急擊韓王昌於陽城昌降十一月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漢王

還都櫟陽櫟音諸將拔隴西繕治河上塞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春正月項王北至城陽齊王榮將兵

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項王復立田假為齊王遂北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坑田榮降卒傷其老弱婦女所

過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漢將拔北地虜雍王弟平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蜀

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復音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眾為善者置以為

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徭戍以十月賜酒肉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

臨晉注見三卷報王五年師古曰其地在河之西濱東臨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初陽武

晉境即今之同州朝邑界也史記正義曰臨晉即蒲津關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初陽武

人陳平家貧好讀書少與兄伯同居伯常耕田縱平使遊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

嫉平之不事生產曰亦食糠粃耳有叔若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及平長可娶富人真富與者貧者平亦恥之

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貸得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

之喪所獨親偉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敝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曰吾欲以女孫與陳平子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奈何與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

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與酒肉之資以納婦且誡女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平既娶張氏女齋用益饒

游道日廣里中社孔穎達曰按舊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

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平為宰師古曰宰主切割肉也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

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叛秦平事魏王咎於臨濟為太僕班表太僕秦官掌與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衆僕之長也說魏王

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後事項羽賜爵為卿殷王反項羽使平擊降之還拜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

殷項王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挺身挺身拔也平拔身間行間出而行也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

大夫獨行疑其亡將腰中當有金寶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舉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隋武降漢

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

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即拜平為都尉使為參與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

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水經

平陰曰河陰洛陽縣屬河南郡新城時屬縣界惠帝四年始置新城縣地志洛三老董公遮說王曰班表十里一

州伊闕縣在州南七十里本漢新城也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亭亭有長十

化秦制橫道自言曰遮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

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

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晝臂曰袒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

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編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河南河東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

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餘乃遣兵

助漢 田榮弟橫收散卒得數萬人起城陽史記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今考正義所謂城陽乃班志濟陰郡之

海燒夷城郭室屋則濟陰之城陽已隔在羽軍之後田橫蓋班志城陽國之地春秋莒之故墟也羽既連戰夏四月

未能克橫而漢入彭城遂南從魯出胡陵至蕭以擊漢春秋莒魯舊為鄰國則此城陽為莒之故墟也故墟明矣

立榮子廣為齊王以拒楚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雖聞漢東就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五諸侯兵

五諸侯謂塞王欣翟王黥河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

餘城項羽并王梁楚徙魏王豹於河東號西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

梁地補註擅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

陵至蕭魯即伯禽所都秦置魯縣屬薛郡漢後以薛郡為魯國史記正義曰魯今兗州曲阜縣蕭縣秦屬泗水郡今徐州蕭縣是也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

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臣瓚曰穀泗二水皆在沛郡彭城

東過沛郡相縣又逕彭城郡之靈壁東而東南流項羽敗漢王處也漢書又云東通穀泗水出陳留縣西潁潁渠

縣界又詳睢水逕穀熟而兩分而睢水為斬水故二水所在枝分通為濉水濉水之名蓋因地變然則穀水即睢水

也睢水又東南至下相而入於泗縣之西北九十里補註穀水在河南永甯縣北七十里睢水在徐州城南六十里

城南史記正義曰靈壁在徐州符離縣之西北九十里補註穀水在河南永甯縣北七十里睢水在徐州城南六十里

漢軍卻為楚所擠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石夏晝晦

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楚亦使人之沛取漢王家室皆亡不與漢

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服虔戴以行楚騎追之漢王急推墮二子車下滕公為太僕常

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今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故徐行漢王怒欲斬之者十餘滕公卒保護脫二子審食其從

太公呂后聞行求漢王不相遇反遇楚軍審姓食名楚軍與歸項王常置軍中為質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

下邑宋白曰今宋州碭山縣即古之下邑漢王聞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諸侯皆背漢復與楚塞王欣翟王黥亡降

楚 田橫進攻田假假走楚楚殺之橫遂復定三齊之地 漢王之敗走下邑也下馬踞鞍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

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師古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令其自立張良曰九江王布楚軍將與項王有

功共破楚也余謂等棄之者言捐以與人與棄等也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